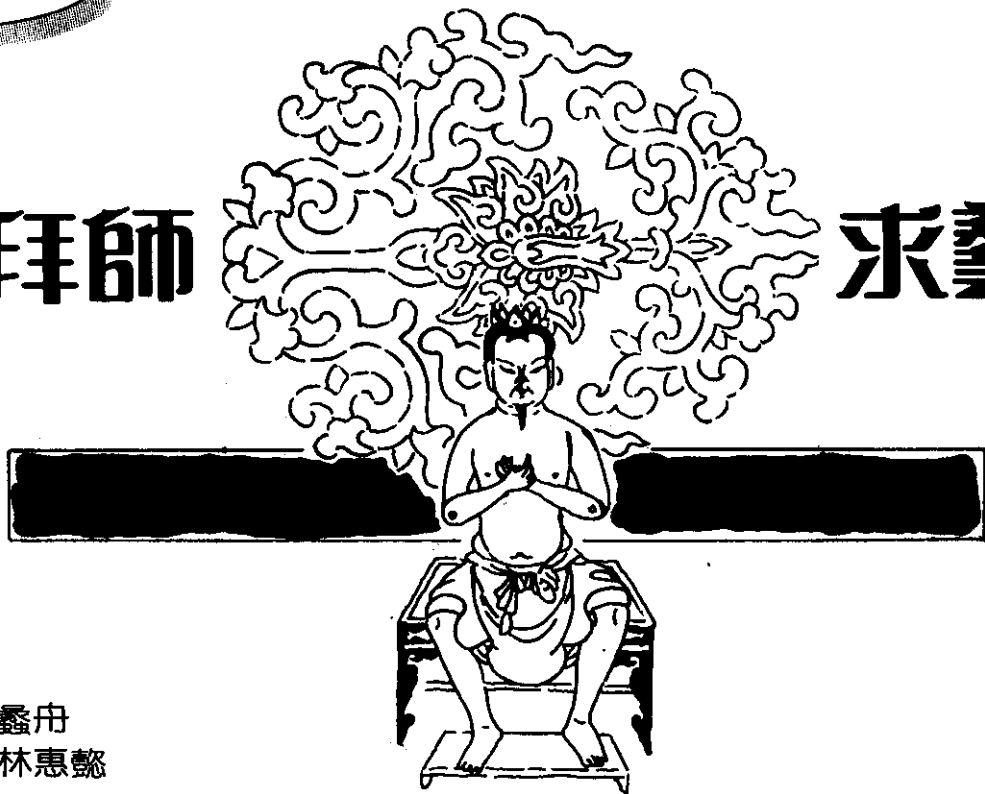


拜師

求藝



文：蠡舟

圖：林惠懿

九門提督年遐齡年，大人在北京遍貼佈告，徵聘家庭教師，年薪高得令人咋舌。然而儘管天子脚下人文薈粹，名士如雲，卻沒有一個人前去應徵，原因是年府的公子年羹堯，好強好動，力大無窮，不服管教，動不動就出手打人，一年之間被他打死打傷的文武教師竟達九位之多，誰還敢送上門去挨揍呢。

某日，有一位落魄書生模樣的中年人走進年府，自稱前來應徵。年遐齡大喜，親自將他迎進大廳，寒暄既畢，請

其開出條件。那人說：「束脩不必談，如果我被打死打傷，自認倒霉，不取您分文醫藥費或撫卹金。如果一年之內我教得不好，公子文韜武略毫無進步，同樣不取您分文銀兩，如果公子略有成就，大人你看著辦好了。至於學生如何教法，大人務請不必干涉。否則事倍功半。」

年遐齡感激地說：「先生這麼說，實在太好了。不過老夫並非吝嗇之人，決不會虧待閣下。只是小兒性情粗暴，諒先生亦有耳聞，此後

如有冒犯失禮之處，還望担待一二。先生要是有沒有其他意見，明天就拜師開課如何。」

第二天，年大人率領年羹堯親行拜師禮，禮畢，年大人退出。年羹堯輕逸地打量一下這位新老師，但見其人年紀四十上下，面目清癯，舉止優雅，手握摺扇，瀟灑飄逸；挑門似地問他：「你敢來我家教書，有沒打聽過本公子的能耐。你不怕挨我揍嗎？」

老師笑笑說：「我不招惹你，你為何打我？難道你以打人為樂，傷人為戲嗎？」

「那倒不是。」年羹堯說：「本人只是看不慣教書的那股酸氣，一時按捺不住就想揍人。啊！對了，老師今天準備講那門功課呢？」

「悉聽尊便。」老師說：「你想學什麼我就教什麼。」

「我今天什麼也不想學。」

「那我就什麼也不教，你走。」

年羹堯大樂，行了個禮便溜了。一連三四天，老師一個字也沒教，學生應個禮便走路，



倒也各得其所。第五天，年羹堯循例走進書房，見老師焚香撫琴，音韻悅耳，聲調動人，一時高興，趨前說：「老師，我想學彈琴。」

「行，我教你。」老師說罷，便開講彈琴的手法及音律，年羹堯大感有趣。學了四五天，剛會彈又不想再學了。老師毫不勉強，由他去。

過了一段時間，年羹堯見老師揮毫繪畫，又想想學。老師從筆法教起，漸及意境。年羹堯學了半個月，又趣味索然，擱下筆來。接著學書法、學圍棋、學作詩填詞，年羹堯總是淺嘗即止，不肯求精求進。老師亦不督促。

某天，年羹堯見老師在院中練拳腳，笑著說：「老師，你這種拳

法莫說打人，連自衛都無效。論武功，我可以教你。」老師說：「那也不見得！不信可以比試！比試！」

講比武，年羹堯樂了，往場子一站，亮個架势說：「老師，如何比法？你定個規矩好了。」

「我是老師，你是學生，讓你三招，再比高下。」

年羹堯虎地一跳，接近老師身旁，站穩馬步，右拳直揮，眼看擊中老師胸部，又縮了回來說：「算了吧！你是我經歷過的最好的老師，把你打傷了又換別人，大傷感情。不跟你比了。」

「你是怕被我擊敗了，面子掛不住吧！」老師使出激將法。年羹堯果然動了火，再度出拳，等拳頭打中老師的胸前，老師紋風未動，笑笑：「你力量有限嘛，憑什麼在外面逞強鬥勝？」原來這一擊，年羹堯只用了三成力道。

第三次出拳，玩真的了，他力貫右臂，猛地擊向老師的小腹。老師不躲不閃，挨個正著。年羹堯但覺擊中了棉

花包，一點反應也沒有，不禁一驚，凝視了老師半晌，第四次出拳，這次有反應了，拳中胸口，如同碰上鐵壁，整條膀子立刻麻木，痛得直甩手。老師瀟灑依舊地問他：「要不要再比？」年羹堯伏地請罪，懇求老師教他武功。老師說：「學武功須苦練，不能和過去年一樣半途而廢！」

這次，年羹堯真的下定決心練武了，兼之他天資聰穎，功力日益精進。隨之老師又教他兵書戰法三韜五略。三年後，老師向年遐齡請辭，年遐齡驚問：「老夫並無怠慢先生之處，先生何以言去？」

老師說：「學生這點本領，令郎全都學去了，再留下豈不成了濫衣求食？」

年遐齡知不可強留，捧出大批金銀采緞相贈，老師僅收取旅費而已。臨行，年羹堯親送城外，老師鄭重而嚴肅地說：「將來無論你遇到何種情況，不准提到功夫是我教的，切記！切記。」其後年羹堯飛黃騰達，功勳彪炳，官拜大將軍。

◆